



# 家教

作者：程乃珊

一位剛從香港旅遊回來的朋友憤憤不平地向我抱怨，他們老夫婦因帶著小孫女(五六歲)而被拒絕進入半島酒店餐廳進餐。“香港人真是的，他們不曉得全靠我們內地遊客，他們的生意才這樣好……”

此事的前因後果本人不在現場，所以也不能妄加評論，不過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香港的半島、洲際、文華、四季、港麗等豪華酒店的餐廳，都是禁止幼童入內的(客房自然除外)。據說曾有人向香港旅遊局投訴這條規定有年齡歧視，但上述酒店的相關管理層的反駁也振振有詞：家有家教、門有門風，與酒吧、夜總會禁止不滿18歲的青少年入內一樣，難道這也屬年齡歧視？

好一個家有家教、門有門風，原來，豪華酒店特有的華貴和高尚，就是通過對無數細節的精益求精打磨而成。友人對被拒香港半島之外一直耿耿於懷，本想讓小孩子長點見識，這也是對孩子的一種教育……說真的，小孩子進這樣高檔的餐廳真是不大合適，他們還太小，根本不懂得享受這樣的氛圍和美食，他們應該去迪士尼樂園、海洋公園等地。

再說自古就有“筷頭下出敗子”之說，讓孩子粗茶淡飯，過得簡單點並非壞事。我在上海半島酒店喝下午茶時也曾碰到過類似的境遇：鄰座的幾個女人一邊喝下午茶一邊嘰嘰喳喳說個不停，要命的是其中一個還帶著剛會邁步的小女孩，雖然有個小保姆緊跟著，但她們在餐廳內進進出出的忙碌身影，再加上孩子童真的尖叫聲，與餐廳廊橋上演奏的樂隊及“半島酒店”四字背後蘊藏的文化，真有些格格不入。

孩子的母親看來是個有閑又有錢的闊太太，只見她得意地看着自己的寶像穿龍燈一樣穿梭於各餐桌，雖然客人出于禮貌都會摸摸她的頭，但其實她已

干擾了他人的私人享受，且媽媽並無阻攔，反而以一種周遭都能清晰地聽到的“小聲”說：“我們從小就教育實實要學做個小公主，所以一有機會就要帶她去高檔場所見識一下，這就叫家教……”

恕我老土，我小時候接受的“家教”完全不一樣。記得我的太外公父還在世時，夏天切西瓜，外婆必先準備好一只小碗，將半只西瓜最當中最甜的瓢挖出來給太外公，然後才將西瓜切成一塊塊。

還有一段難忘的有關家教的記憶，那還是在“文革”中，家里已被橫抄豎抄了多次。一天晚上又是一陣猛烈的敲門聲，我們戰戰兢兢地開了門，進來一位衣着樸素的女人，拖著個中學生模樣的兒子。只見她厲聲責問兒子：“你確定是這家嗎？”兒子怯怯地點點頭。只見這婦女摸出一只牛皮紙信封，里面是我媽媽的一對鑽石耳環和一枚馬鞍翡翠戒指，想來是這個中學生在抄家時渾水摸魚揣進自己口袋的。這位母親當著我們的面給了兒子兩個耳光：“看你下次再敢隨便拿人家的東西！我們工人階級窮窮窮，窮得要有志氣……”

在七寶古鎮，我們可以看到著名雕塑家張充仁先生的紀念館，其中最令我難忘的是張充仁當年在法國留學時，母親寫給他的幾封信。那種薄薄的中式信箋，行行娟秀的毛筆字寫得密密麻麻，通篇無非是叮囑他注意冷暖，與友人同輩和諧相處，樸拙而簡單。還有我們熟知的《傳家書》，翻譯家的慈父情懷洋溢全文，講的也是做人的道理和從業的品格，同樣淺顯易懂……這就是家教。

真正的家教就是質樸的以身作則、言傳身教。

而今天的家教，就是父母帶著孩子奔波於各補習班，除了督促孩子要出人頭地，成為小公主、小王子外，那最基本的做人的道理反而被疏漏了。

20年前，我的班主任老師去了一趟美國，在那里住了一年，侍候孫子。她回國後，我恰好在老家，去拜訪她，問她為什麼回來，她說在美國住不習慣。她說她曾去過一個大廣場，廣場上有很多櫃子樣的小亭子，她以為是電話亭，結果一推門才知道是廁所。老太太在我們縣里的大會上每年也是要坐幾回主席臺的，雖然她把這個笑話講得很輕鬆，但是我覺得她也很不好意思。她去美國之前，大家都羨慕她教子有方；等她回國之後，大家又覺得她不能子孫繞膝有點淒涼。但我堅信她是幸福的，因為她曾多次鼓勵我走出我們那個小縣城，再者說，她是中學教師，她老伴也是，但她兒子卻是大學老師，還是美國的。

過去的人常常謙虛，說自己不肖，意思是不如父母。事實上，渴望“龍生龍、鳳生鳳”的，那只是龍鳳之家，大部分的父母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和自己一樣，至少我們那個小地方的人是這樣。我小時候經常聽到大人這樣教育小孩：你要用功讀書，長大了才不會和我一樣修地球——修地球不是高科技，是種地。

我有個小學同學，輟學早，出去打工早，結婚生子也早。在江南生活的他一度自我感覺十分富裕，就把兩個孩子都送到貴族學校去上學，他的理由是：自己輟學打工轉而做買賣，雖然掙點錢，但畢竟很辛苦，孩子們到好的學校上學，以後才會更風光。為了讓孩子當貴族，他本來寬裕的生活變成苦苦支撐。越是支撐，他越覺得悲壯，要給孩子最好的，生怕孩子被同學看不起。但是，這倆孩子的富二代路線並不能一直走下去。到了高中畢業，他們雖然學會了認識名牌服裝、流行歌星以及新潮電子產品，但是這些並沒有把他們送入大學。於是，我的小學同學只好讓他們跟著自己學做買賣。但是，人家貴族學校出身的人根本就看不起他那日漸沒落的生意。大的說：“爸，你看我一身名牌去跟你站街頭，協調嗎？”我同學說：“不協調，那我就給你做一身工裝唄。”小的立即插嘴：“爸，你的工裝要找哪個牌子定制呢？”

前不久，他也不知道怎么找到了我的電話，問我能不能

幫他想想辦法，幫倆孩子入伍。問題是部隊的服裝也不是名牌定制的呀。我就勸他讓孩子再復讀，還是走考大學的正途。他嘆息一聲，然後就轉而問我的孩子怎麼樣，我說還小。他說：“不要老想著讓他過跟你不一樣的生活，應該讓他跟你一樣，他才能體會你的難處。”



# 不肖

作者：馬未都

## 官帽椅的尊嚴

作者：馬未都

我去美國西雅圖時，被朋友安排在一對美國夫婦家住，他們家很大，兩座獨立的小樓，一座主人住，另一座客人住。我們到達時天色已晚，主人都休息了，我們幾個人悄悄進了屋，分頭進了房間。進屋時我一直納悶，美國人為何不鎖屋門。

第二天一早才看見主人，聊天時得知男主人是法學專家，女主人是藝術家，所以家中佈置得極富藝術氣息。主人家有好幾把古老的椅子，憑我有限的知識，知道是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樣式，一打聽才知道其中有的是美國造的仿品。這些椅子都很舒適，人坐在上面放鬆得很，於是我就想起中國古代的官帽椅，一個個都讓人正襟危坐。中國人講究坐姿，坐



如鐘，站如松。低矮的西式椅子在中國古人看來，人在上面癱坐一團，坐之不雅，不成體統。

中國古人不是不喜歡舒服，而是不放棄尊嚴。舒適與尊嚴，哪個更為重要，哪個符合禮教，這是古人思考的問題。在精神層面上，俯視的

快感超越仰視，皇帝坐在金鑾寶座上，放棄舒適，保持尊嚴，實際上是在享受精神的愉悅。

即便鄉村傢具，也在默默地教育國人，怎樣處世，怎樣光宗耀祖。一把官帽椅，把宋代以來文人對生活的理解與態度都融進結構與造型，準確地反映了學而優則仕的社會心態。刪繁就簡的高尚審美，使一把貌不驚人的椅子，傳遞着複雜而深厚的文化信息。這種優秀的椅具，小則反映一個鄉紳的精神追求，大則詮釋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根深蒂固的緣由。

今人的收藏，往往會忽視這些崇高的精神含義，而更多注重前人留下的物質財富，在我看來，收藏的悲哀正在於此。

明朝大書法家祝枝山擅行草，有一天來了興緻，鋪好紙，研好墨，筆走龍蛇，寫下了氣勢磅礴的《洛神賦》，他也因此獲得明朝第一草書的美譽。這幅真迹一直被他的後人所珍藏。只是祝枝山不知道，500年後他的第N代後人沒有遺傳他書法的基因，連寫自己名字都跟螞蚱爬出來的一樣，因為他已經很少用筆寫字了，多數時候都在用鍵盤打字。又過了500年，祝枝山的第N代後人的第N代後人，有一天把祖傳的書法《洛神賦》拿出來，竟不知道這上面塗畫的是什麼。

這不是虛構或者科幻小說的某個段落，它可能就是漢字的未來。

漢字是中國人用智慧發明的文字，它是目前世界上僅存的連續使用時間最長的文字，也是將文字書寫變成藝術的文字。同時它也是世界上最複雜的文字，音、形、義三者結合在一起，卻又無規律可言。作為一個中國人，能把漢字學好，並且還可以通過書寫與人交流，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如果還能在互聯網上寫出140個字發表自己的看法，那就更了不起了。

作為中國人，你從來沒覺得識字有多大問題，因為學習母語都是先會說話，學會交流，再去識字，變得順理成章。幾千年來我們就一直這麼使用漢字進行交流、記錄，從來沒有懷疑過漢字本身有什麼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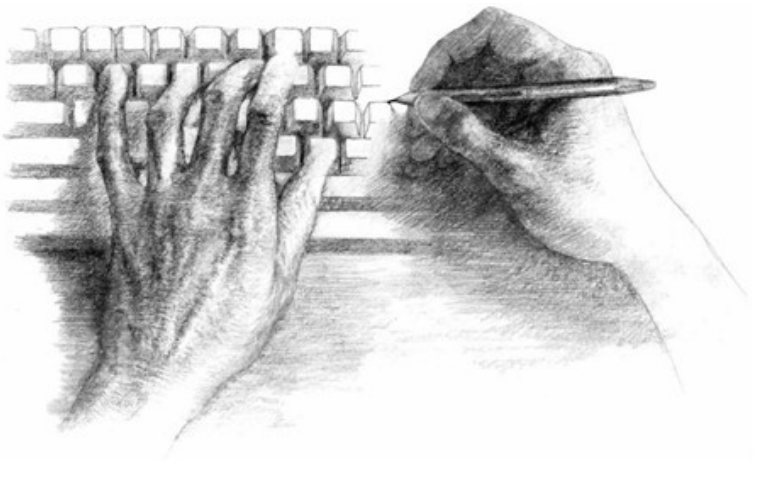
漢字在任何時代都有極強的適應性，不管是刻在龜甲上，寫在竹簡上，還是寫在帛上，或者寫在紙上，乃至今天用計算機編碼通過顯示器顯示出來，漢字從來沒有因為它的複雜性而被淘汰或異化。上世紀70年代，隨着西方國家電腦的不斷普及，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必須要面臨一個問題：如何將中文輸入電腦？假如這個問題不能解決，將來就會面臨很多問題，甚至被時代拋棄。可能在當時，人們認為，用只有26個英文字母和幾十個標點符號、數字鍵位的標準英文鍵盤，把幾萬個形狀各異的漢字輸入電腦，簡直是不可能的。但中國人用智慧輕易解決了這個問題，從王永民發明五筆字型開始，隨着電腦在中國的不斷普及，人們不斷改進，找出了最快速、最便捷的鍵盤輸入方法，輸入速度並不輸給英文輸入。甚至在只有12個鍵位的手機上都可以完美地輸入漢字，還有誰會懷疑漢字不能

與世界接軌呢？

中國的書寫交流進入鍵盤化時代只有十幾年，這十幾年實際上是普及階段，讓任何一個初次接觸電腦的人，通過簡單的學習迅速掌握文字輸入。但人們都忽視了另外一些潛在的問題，漢字音、形、義相結合的特性，即使通過鍵盤快速輸入達到交流目的，但未必能寫出這個字。比如，“打破砂鍋鑿到底”這句俗語誰都會說，說出來誰都明白，可是“鑿”這個字怎么寫，未必人人都會。類似這樣的問題，可能我們經常會遇到。

## 漢字危機

作者：王小峰



但畢竟“鑿”是一個不太常用的漢字，民間俗語歇後語往往通過諧音來表達一個意思，人們就慢慢只記住“問”而忘記“鑿”了。於是出現了一個現象，那就是很多人發現寫字時總是提筆忘字，經常使用的漢字往往一下想不起來怎么寫。原因很簡單，在沒有鍵盤輸入的時代，用筆寫字可以強化人們的記憶，書寫是記憶漢字最好的方式，只有經常書寫，才能記住一個字该怎么寫。過去用筆書寫漢字基本上是音、形、義同時進行，可是鍵盤輸入就出現問題了，它不是直接寫漢字，而是讓你在候選的重碼中選擇正確的那個字。這就是漢字在鍵盤輸入時代面臨的一個問題。五筆字型輸入法不會讓你忘記一個漢字怎么寫，但是你可能忽略它怎么讀；拼音輸入法

讓你一個字怎么讀，卻讓你慢慢忘記它怎么寫。漢字除了音、形，還有義，要命的是，音和形基本上是分開的。在文盲時代，人們可能知道一些字詞是什麼意思，能說不能讀也不會寫。在信息時代，中國人開始遇到能說能讀能輸入但可能不會寫的問題了。

就目前而言，中國人在信息時代使用的漢字跟過去任何一個年代都沒有太大差異，變化比較多的不是漢字，而是詞彙。今天80%以上的中國人都會使用漢字，這其中多數人就街頭

讓你知道一個字怎么讀，卻讓你慢慢忘記它怎么寫。漢字除了音、形，還有義，要命的是，音和形基本上是分開的。在文盲時代，人們可能知道一些字詞是什麼意思，能說不能讀也不會寫。在信息時代，中國人開始遇到能說能讀能輸入但可能不會寫的問題了。

就目前而言，中國人在信息時代使用的漢字跟過去任何一個年代都沒有太大差異，變化比較多的不是漢字，而是詞彙。今天80%以上的中國人都會使用漢字，這其中多數人就街頭

對話一樣，也僅僅用漢字交流，而不是用來寫作或研究。在交流層面上，只要互相能明白即可——哪怕通篇都是別字，其實和過去的文盲差不多。在古代，是少數人決定漢字的寫法和意思。在今天，鍵盤輸入不會決定漢字的寫法，但可能是多數人來創造、決定字詞的意思，比如今天人們賦予“雷”“囧”這類漢字新的含義。從每年出現的網絡流行語中不難看出，新的詞語越來越多，看上去也越來越沒文化含量，這就是大多數人參與創造、傳播的結果。這是語言的發展規律，它永遠是動態的，參與的人越多，變化就越大，文字本身的美感就越差。一旦變成靜態，就意味它死亡了。

網絡時代出現的新詞和過去很多地區的方

言一樣：淺俗。不同的是，方言局限在某一地區，而網絡語言通過互聯網的病毒式傳播迅速擴散到全球，但死得也非常快。它迎合某一類信息、某一種情緒在傳播的當口被創造出來，並隨着這種氛圍的消失而慢慢消亡，能留下來的鳳毛麟角。

這一趨勢帶來的結果可能是，漢語的美感會越來越少。未來，即使能掌握漢語使用精髓的人，也會受大的語言使用環境的影響而逐漸喪失表達漢語美感的能力，過去的幾千年就證明瞭這一點，信息時代會讓這個變化更加迅速。

現在人們經常談論漢字危機，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感覺是因為存在一個錯覺，過去漢字很純粹，是因為使用漢字運用漢語的人都是用它來寫作，創作書法藝術。而今天，大部分人使用漢字是用來交流，跟過去兩個文盲交流時的水平差不多，毫無文采。當這些人在公共傳播平台上通過語言去交流、表達看法時，會讓人覺得語言的表達水準每況愈下。那只能說明你過去看到的文字都是唐宋八大家水準的。如果在唐朝，人人都可以去書寫，去寫詩，大概唐詩就不那麼璀璨，變成被摧殘了。

而眼前，漢字要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它如何適應全球化進程中語言的交流和傳播。漢字在外國人看來是很難學的文字，漢語是很難掌握的語言。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證明，中國加入全球化進程沒有任何問題，但語言的交流障礙不得不讓我們去掌握另一種語言，比如英語。也許將來中國人會因為全球化或國際交流的需要而慢慢放棄漢語，接受僅有音形的字母文字。

也許這是危言聳聽，因為幾千年來，不管語言文字的記錄傳播介質怎樣改變，漢字本身都沒有發生本質上的變化。即使在上世紀初新文化運動中，文言文變成白話文也沒有改變漢字的書寫方式。但過去，漢語、中國文化的發展和演變一直是在一個封閉的體系內進行。至少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後，人們都漸漸學會了說普通話，這是交流、掌握信息和經濟發展的需要，即便這樣，它仍是一個封閉系統內變化，仍然沒有觸及漢字使用的本質。如果我們看得更遠一點，當全球化的進程進一步加速，可能會有更多不適合交流的語言慢慢被淘汰，被一種所有人接受的語言所替代，這不是沒有可能的。